

通鑑總類

二

親政門

周高祖始親朝政

陳太建四年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惜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大司徒

君道門

唐太宗論人主一心

貞觀十七年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英雄門

范增稱沛公志不在小

元年沛公至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朱祐稱光武有日角之相

更始二年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馬援稱帝王自有真

建武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

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引入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光武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馬援稱光武才明勇略

五年光武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

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
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曹操自稱英雄

建安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
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
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劉備歎髀肉消

六年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
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
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袁紹各言其意

九年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
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
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周瑜勸孫權留劉備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

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擗英雄不從

曹操歎生子當如孫仲謀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七萬禦之操
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
兒子豚犬耳權爲戕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
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石勒石虎

晉懷帝永嘉四年劉琨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

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
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相授侍中車騎大
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
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
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
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
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沒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
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
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石勒與徐光辨論

成帝咸和七年趙主勒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

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相溫以王猛為軍諮祭酒

永和十年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相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嘗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劉裕等謀討相玄

天興三年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栢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

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
荅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方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
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
無檐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
謂無成

時人以雄傑許劉毅

義熙元年初劉毅嘗為劉劭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
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
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
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北魏高歡歸爾朱榮

梁武帝大通二年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
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
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
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
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
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
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爾朱榮以高歡為刺史

中大通二年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

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

高歡奇宇文泰狀貌

五年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

北周來和等皆奇楊堅相貌

陳宣帝太建七年周主如雲陽言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劉文靜稱唐太宗類漢高魏武

隋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劉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

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世民復說淵曰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李密歎太宗為英主

武德元年高祖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高祖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李盡忠等說李克用起兵

乾符五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遂勸克用起兵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

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自知軍州事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

李克用破黃巢功第一

中和三年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衆勸漢祖劉知遠稱尊號

晉天福十二年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將士擁周祖郭威南行

漢乾祐三年鎮州奏契丹入寇太后勅威將兵擊之武寧節

度使贇留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
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
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郭威度河館于
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
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
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
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至七里店實貞固帥百
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

司馬溫公論唐莊宗周世宗賢否

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
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

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
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
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
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
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
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
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
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
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弃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
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期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
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周世宗人服其英武

顯德六年六月上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推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威斷門 不斷門附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周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五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項王欲烹漢高祖父太公

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

四十四

通鑑卷之二十一

威斷門四十六

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

唐憲宗討淮西

元和十一年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

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李德裕勸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四月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它人主此軍

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第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逼監軍崔玄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

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

武宗不以劉悟之功恕劉積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武宗欲斬沮議討澤潞者

八月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積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李德裕言劉稹不可赦

四年七月辛卯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本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光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宣宗威嚴不可仰視

大中十二年十月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開語矣因問問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後唐郭崇勳勸莊宗伐梁

同光元年八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水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

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
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
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
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
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
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
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
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
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
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
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

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
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
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
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
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
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
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
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
興唐

莊宗決策伐梁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

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
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揚
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
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
潰圍出追擊破之

潞王少斷

長興四年十二月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
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
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
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後周世宗決斷

顯德元年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卧
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
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
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
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
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
朕爲竒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
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轎車歸葬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欲伐南唐

三年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

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註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綿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廩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唐文宗不能堅決

不斷門止此一段故附于末

大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夫

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寬猛門

漢第五倫疾俗吏苛刻

建初二年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章帝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北魏郎孤以寬恕取敗

通鑑總類卷一

寬猛門五十三

宋元嘉九年魏主徵陸侯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濫欲以漸訓導使知今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濫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

唐權德輿對憲宗寬猛之問

元和六年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憲宗善其言

崔郾隨民俗爲寬猛

大和四年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寬簡門

北魏源懷不喜煩碎

梁天監五年魏驃騎大將軍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舉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苛察門

衛嗣君好察微隱

周赧王三十二年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開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泚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泚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晉劉頌諫武帝勿責細過

道鑑總類卷一

苛察門五十六

太康十年淮南相劉頌上疏曰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灋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顧和戒王導以察察為政

大興元年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徐邈戒范甯採求風政

太元十四年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上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

宋文帝臨堂聽訟

元嘉三年文帝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累文按初不省讀嘗預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文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文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北魏置內外候官察百官過失

大明二年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臧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齊高帝立符伍以括姦盜

建元元年高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鍾嶸諫明帝綱目太密

建武三年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明帝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揔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明帝不顧而言他

北齊肅宗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肅宗曰顯安我姑之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肅宗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

唐太宗謂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貞觀四年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三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殮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魏徵言人主不必親覽奏

通鑑總類卷一

苛察門五十九

十四年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太宗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二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天后為學生求假發敕

載初二年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旬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鄧景山鈎校將士耗米

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

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肅宗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鈎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德宗性急不容物

建中四年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

四五

通鑑總類卷一

苛察門六十

五

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德宗不以為忤甚稱之

柳渾以編察戒韓滉

貞元三年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德宗侵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以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德宗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光相公以編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文宗好聽外議

會昌三年武宗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

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武宗善之

宣宗密令韋澳作處分語

大中九年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面察刺史能否

十二年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宣宗撫而遣之到

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宣宗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宣宗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宣宗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宣宗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後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後周高錫譏世宗褊迫

顯德元年世宗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

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世宗不從

周行逢善發隱伏

三年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詢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

劉光委多安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

姑息門

唐肅宗不推究殺鄧景山者

寶應元年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突將擅殺都統

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歛將士糧賜不充朔方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統宅各具畚鍤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其徒作亂國貞逃于獄元

通鑑總類卷一

姑息門六十三

原

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刀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代宗不討張智光殺監軍之罪

大曆元年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周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齧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詔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

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九仙股慄郭子儀屢討智光代宗不許

聽杜鴻漸入朝奏事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西川節度使

田承嗣自求為相

八年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

三〇七

通鑑總類卷一

姑息門六十四

求為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小惠門

唐李又請回救贖錢物減貧無徭賦

景龍元年是歲中宗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
之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
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
之儻多則常支有關在於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唯利
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
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宰相以囊貯錢施匄者

乾符四年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者隨行
乾符四年
施匄者每出櫬襪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
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廢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
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
小惠乎宰相大怒

虛名門

唐房瑄真王衍之比

至德元載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肅宗命瑄以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瑄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肅宗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肅宗由是踈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肅宗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肅宗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肅宗乃宥之待瑄如初

房瑄不以職事爲意

二載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罷瑄爲太子少師

儉約門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宋武帝清簡寡欲

通鑑纂要卷一

儉約門六十七

永初三年五月帝殂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

廉若道生

宋文帝元嘉八年北魏主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齊高帝擊碎玉導

建元四年三月帝殂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明帝志慕節儉

建武三年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明帝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阜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明帝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明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明帝甚慙

唐太宗不敢縱欲

武德九年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鑿秦而不營殿

貞觀元年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譴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竒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開元二年明皇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憲宗戒鄭敬等

元和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文宗儉素

大和三年文宗性儉素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文宗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舉袖示柳公權等

開成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羨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爲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以公權爲諫議大夫

後唐明宗減宮人宦官等

天成元年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後周太祖詔罷貢獻

廣順元年太祖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眚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出宮中寶玉器碎之

太祖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周行逢太儉

周顯德元年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
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
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
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
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奢侈門

晉羊琇等競以奢侈相高

太康三年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侍中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詔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燕乙璋奢縱居清顯

升平元年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為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唯璋之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宋武帝大修宮室

大明七年武帝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壁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盤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武帝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明帝器用必為正御副御

泰始七年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梁諸王競以豪侈相誇

天監十八年時宗室外戚權幸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

卷之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窻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冰精鋒馬腦椀赤王卮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卧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貴戚以進食相尚

天寶九載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近以身免

楊家合隊繁若雲錦

十二載明皇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繁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

明皇窮聲技之巧

至德元載初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瓶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嚴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資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

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
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
招也

代宗毀元載等第舍

大曆十四年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戚第舍
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
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
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代宗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
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

李漢諫受沈香亭子材

長慶四年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

通鑑總類卷一

者後門七十五

何異瑤臺瓊殿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懿宗行幸所費不可勝紀

咸通七年懿宗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
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
千緡曲江昆明霸漣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
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帷弈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
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後晉桑維翰諫齊王賞賜無度

開運二年齊王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
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
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

度桑維翰諫曰邠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
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
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
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齊王不聽

翫好門

魏明帝以馬易吳珠璣等物

青龍三年明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

唐明皇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

開元四年明皇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鸚鵡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鷓鴣鸚鵡曷足貴也明皇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921

通鑑總類卷一

翫好門七十七

揚範臣諫明皇求海南奇寶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官掖明皇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官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明皇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